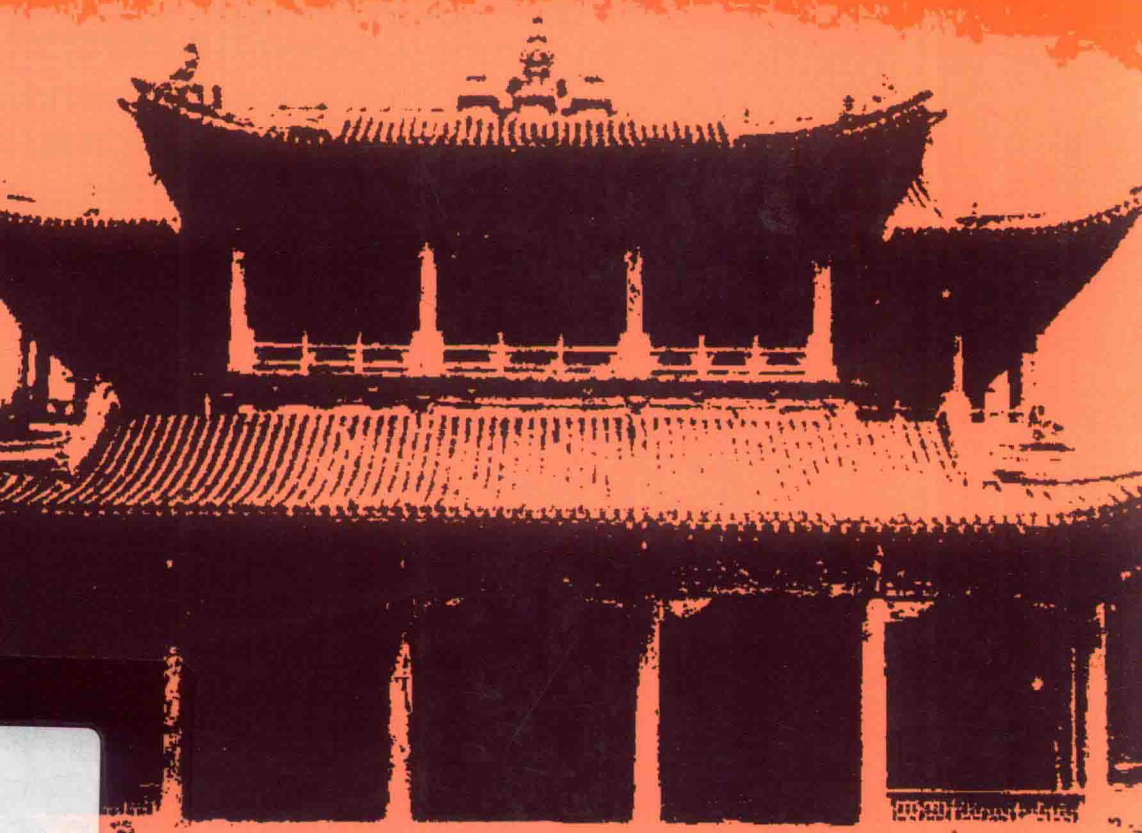


NEIMENGGU HUIZONGSI

内蒙古汇宗寺

任月海 著



民族出版社

NEIMENGGU HUIZONGSI
内蒙古汇宗寺

任月海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内蒙古汇宗寺 / 任月海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105-14576-8

I. ①内… II. ①任… III. ①喇嘛宗—寺庙—史料—
多伦县 IV. ① B947.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557 号

内蒙古汇宗寺

责任编辑: 巴 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6.25
定 价: 4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4576-8/B·766 (汉 266)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内蒙古多伦诺尔庙的创建	3
第一节 清初蒙古地区的形势与藏传佛教	4
第二节 哲布尊丹巴活佛与多伦诺尔	12
第三节 多伦诺尔会盟	19
第四节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	27
第五节 汇宗寺创建的政治动因	33
第六节 汇宗寺碑文诠释	40
第七节 雍正帝敕建善因寺	47
第八节 善因寺碑文诠释	55

第二章 多伦诺尔庙的辉煌盛况	62
第一节 汇宗寺的敕建庙	62
第二节 章嘉活佛仓	75
第三节 善因寺的敕建庙	82
第四节 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	91
第五节 历代章嘉活佛	100
第六节 十四位活佛及佛仓	117
第七节 会盟庙、官仓和当子房	135
第八节 法会与查玛舞	147
第九节 高原上的佛教文化宝库	157
第十节 多伦诺尔庙财产知多少	167
第三章 多伦诺尔庙对蒙古地区经济的影响	173
第一节 因庙而兴的蒙古商贸城	174
第二节 因庙而设的多伦诺尔厅	183
第三节 寺庙与旅蒙商的崛起	191
第四节 多伦勒勒车和骆驼队游走蒙古高原	198
第五节 闻名遐迩的佛都铜佛像制造	205
第四章 汇宗寺涅槃	213
第一节 清王朝的衰落对汇宗寺的影响	214
第二节 外蒙古独立对汇宗寺的冲击	219

第三节 兵灾匪患的破坏	224
第四节 乙酉罹难	229
第五节 末代甘珠尔瓦呼图克图	235
第六节 “十年动乱”的破坏	243
第七节 结束语	247
主要参考书目	252

引言

三百多年前，在内蒙古高原的南端，崛起了一座藏传佛教寺庙都城，那就是盛极两百多年的多伦诺尔庙，它的气势是那样的恢弘，那样的精美绝伦，以至于人们感叹笔拙纸短，难以对它作出淋漓尽致的描绘。

提起藏传佛教寺庙，人们自然想到西藏的布达拉宫、札什伦布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或者青海的塔尔寺，以及北京的雍和宫，而对内蒙古多伦的汇宗寺和善因寺，未必知晓太多。其实，清代内蒙古的汇宗寺和善因寺与布达拉宫、札什伦布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正是这两座藏传佛教寺庙，倾注了康熙、雍正两代帝王无数心血，从寺庙的敕建，到佛供布置，甚至选派喇嘛，都由他们一一操办，可谓用心良苦，最终将其建成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

1893年，俄国学者兼旅行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考察多伦的两大寺庙，赞叹：“这里壮丽的敕建庙简直令人惊诧，它们的装饰之精巧、雅致和富丽是庆宁寺（蒙古国的阿穆尔巴雅斯嘎朗图寺）所无法相比的。尤为精美

的是这里梁枋上的装饰，门窗上方完美的飞檐，独具匠心的富丽的雕刻，奇妙的浮雕，琢磨得十分精细的金漆立柱……这一切都以其美丽而使人赞叹不已，并一定会使每一位观赏者不由得感到惊异。”当然，这只是一个外国人对内蒙古佛都外部壮观景象的描述。清代前期，康熙身边有一个重要的御用文人叫查慎行，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金庸先生的先祖，他曾经几次随康熙帝到佛都多伦诺尔，他的七言绝句：“西僧迎辇列香幡，击鼓吹螺动法门，番界从来知佛大，而今更识帝王尊”，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清朝皇帝建立多伦诺尔庙的特殊政治使命。清代有一部很有影响的地方志书《口北三厅志》，它的补著者黄可润在该书续言中写道：“昔以之为守者，今皆为我守，无所谓塞也，无所谓边也，即无所谓内外轻重也，呜呼此无形之长城也。”更为确切地透视出多伦诺尔庙在中国边疆史上的作用就是一道“无形之长城”。

由于汇宗寺和善因寺的兴建，在内蒙古草原上兴起了一座聚集了几万内地商贾的多伦诺尔商贸城，“旅蒙商”从此发达起来，为蒙古与中原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然而，随着历史的沧桑巨变，这个神奇的佛国世界毁于一旦，几乎沦为废墟。辉煌的殿宇不见了，珍贵的收藏没有了，庄严的铜佛像和耀眼的法器荡然无存了，只有它劫后的残骸和无奈的灵魂，在接受游人的凭吊，呼唤着历史的反思。

内蒙古多伦诺尔庙的兴衰始末，与有清一代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是清王朝自康熙、雍正以后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古高原的一个缩影。它所经历的辉煌与衰败，是一部最为简明的清代蒙古藏佛教兴衰的历史画卷。

让我们走进内蒙古多伦诺尔庙，一起回顾它近半个世纪的建设经过，透视它辉煌盛况，追思它惨遭焚毁的历史。

第一章 内蒙古多伦诺尔庙的创建

内蒙古多伦诺尔庙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东南部的多伦县，由汇宗寺、善因寺、十座官仓、十四座佛仓和一百三十多处当子房组成，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在清代统称为多伦诺尔庙。它是一座气势恢弘的皇家寺庙城，内蒙古藏传佛教中心，蒙古高原建筑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颗明珠决非一时之作，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兴建过程。它始建于康熙年间，扩建于雍正时期，鼎盛于乾隆至嘉庆年间。它集中了我国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动用了清王朝和蒙古同胞巨大的财富。它的发展鼎盛与清王朝的兴衰相伴而行，它既是蒙古地区宗教信仰的中心，又是清王朝对蒙古高原实施宗教统治的产物，同时也是清代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一节 清初蒙古地区的形势与藏传佛教

蒙古民族是发祥于我国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北方少数民族。12 世纪的蒙古高原是群雄逐鹿的时代，1183 年，部分蒙古贵族推举年轻的铁木真为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第一次称汗，不断征服各部，1206 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全蒙古贵族参加的大忽里台，建立“大蒙古国”，铁木真号称成吉思汗。其后，蒙古大军灭西夏、取金都，金戈铁马，征战亚欧，震惊世界。再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又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然而，一百多年后，1368 年明朝军队攻入大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逃奔上都，元朝灭亡，蒙古统治者退回草原，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北元时期开始。在北元存续的 260 多年的时间里，北元与明朝长期对峙，战争频繁，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也动荡不定，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部落迁徙变化很大。到明末清初，蒙古族居住地大致分为三个地域，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

蒙古高原上的大漠，历史上称“瀚海”，大漠以南为漠南蒙古。其地域东至吉林、黑龙江界，西临贺兰山阿拉善额鲁特蒙古，南接陕西、山西和长城，北靠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地区，东有嫩江流域的科

尔沁部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巴林、扎鲁特、奈曼、翁牛特、喀喇沁和土默特等部，西有鄂尔多斯和归化城土默特，居中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林丹汗为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大汗。林丹汗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嫡系后裔，他为了继承祖业，力图恢复大汗在蒙古左右翼的权威统治，统一蒙古各部，改变蒙古地区长期支离破碎的局势，攻伐蒙古各部，引起积怨。



图 1-1 北元最后一位大汗
——林丹汗

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对蒙古部落采取了政治联合和武力征服的策略。一方面致书林丹汗联合讨伐明朝，另一方面为防止察哈尔部的崛起，而联合与察哈尔部有矛盾的科尔沁部，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通过盟约联盟的形式巩固与科尔沁等部的关系。为了摆脱林丹汗的统治，科尔沁、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喀喇沁以及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等部相继归附后金。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其父遗愿远征攻打察哈尔部，1632年追剿林丹汗至归化城，林丹汗败走青海，1634年病死于撒拉裕固草原（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第二年夏，林丹汗的妻子苏台哈屯率儿子孔果尔额哲和属部投奔后金，“这样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成吉思汗家族的统治宣告结束”^①。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召开大会，漠南蒙古贵族

^① 叶新民、薄音湖、宝日吉根：《简明古代蒙古史》，140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

同后金和汉人臣僚一道，为皇太极共同上尊号。蒙古贵族以林丹汗之子额哲为首，察哈尔、科尔沁、扎賚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东土默特、扎鲁特四子、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喀喇沁、乌拉特等16部的49名贵族参加盛典，为皇太极上尊号“博格达彻辰汗”（意为“圣睿汗”），相应的汉文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对蒙古部王公台吉分别封以亲王、郡王等爵位，从此皇太极不仅是大清国的皇帝，而且也成为漠南蒙古各部封建贵族的最高统治者。



图 1-2 皇太极

喀尔喀蒙古地处瀚海以北，称“漠北蒙古”，以后又称外蒙古。明末分左右翼，共三部，包括左翼的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右翼的札萨克图汗部。清代雍正年间增设赛因诺颜部，遂称喀尔喀四部。其地域为，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接新疆，南至瀚海与漠南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明末，喀尔喀部归察哈尔林丹汗管辖，察哈尔归附后金，喀尔喀也与后金有来往。向后金国贡驼马，到崇德年间开始贡“九白”，也就是清廷要求喀尔喀三部每年贡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谓之“九白之贡”，如一年不交，则以不忠问罪。顺治朝设七个札萨克，又称“喀尔喀七旗”，分左右两翼。但这一时期，漠北蒙古没有正式归附清朝，清朝也没有对此实施有效的统治，其主要来往就是与清朝通贡贸易。

额鲁特蒙古，指的是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又称“西部蒙古”。明末，卫拉特有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西迁后，原隶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加入四部行列，又组成卫拉特四部。在卫拉特蒙古四部中准噶尔和杜尔伯特贵族姓绰罗斯，和硕特贵族姓博尔济吉忒，辉特部贵族姓伊克明安，土尔扈特贵族姓氏史书上没有记载。卫拉特蒙古各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东南区域。准噶尔部在哈喇忽刺和其儿子巴图尔珲台吉统治时期开始强大起来。1635年，巴图尔珲台吉即位，统辖卫拉特诸部，清崇德初年开始与清朝有贸易往来，同时也目睹了清朝对漠南蒙古的征服和对漠北蒙古的渗透，卫拉特人自然而然产生了唇亡齿寒的危机感。1640年八月，在格鲁派高僧的积极联络下，巴图尔珲台吉组织喀尔喀与卫拉特的贵族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会盟，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律》，也称《蒙古—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律所代表的是四十万众蒙古和四万卫拉特蒙古，对全体蒙古人都有约束力”^①，对蒙古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最突出的主题：调整贵族内部的相互关系，加强对普通蒙古牧民的统治，共同抵御外敌。在噶尔丹统治准噶尔时期，以伊犁为政治中心，控制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康熙十八年（1679年）噶尔丹得到达赖喇嘛赐封的“博硕克图汗”称号，这一称号对噶尔丹统治卫拉特蒙古诸部是十分重要的。他对内加强统治，对外与沙皇俄国有联系，企图借用俄国的力量，以此与清廷抗衡。

藏传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大约在公元5世纪开始传入西藏，从7世纪开始，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在西藏各地广泛传播。佛教传入

^① 叶新民、薄音湖、宝日吉根：《简明古代蒙古史》，14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

西藏后，同西藏原始宗教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斗争的结果，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融进了一些苯教神祇、教义、仪式之后，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形成之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教派。早期有宁玛派（红教派）、噶当派、萨迦派（花教派）、噶举派（白教派）等。15世纪初，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了格鲁派（黄教派）。黄教的势力逐渐强大，后在蒙古族贵族和清王朝支持下，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

古代蒙古族同许多北方民族一样，崇奉原始的萨满教。蒙古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对自然现象和动物图腾的崇拜是其主要内容。13世纪后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地区。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元朝统治时期，藏传佛教一直是宫廷贵族信仰为主的宗教，在蒙古族普通百姓中，并没有扎下根基，萨满教仍然是大多数蒙古人的基本信仰。使蒙古的宗教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是16世纪末叶黄教的传入。“这个新派宗喀巴创立和组织的一种所谓黄帽派，他在蒙古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①

随着元朝统治的衰亡，蒙古地区形成了较长期的封建割据的局面。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汗），于1548年统一各部，势力雄厚，地域扩展到了青海。由于蒙古和西藏同属游牧文化，藏传佛教信仰与蒙古民族原始信仰的萨满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再加上新兴的格鲁派急需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而觊觎汗权的阿拉坦汗又需要藏传佛教为其汗权正统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在这种双向需要的激励下，藏传佛教在蒙古社

① [苏联]符拉基米尔佐夫，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2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图 1-3 阿拉坦汗（俺答汗）和三娘子

会中自上而下地传播开来”^①。1571 年西藏黄教首领索南嘉措派代表阿兴喇嘛，向阿拉坦汗讲佛传教，劝导他发展佛教，阿拉坦汗听从了阿兴喇嘛的劝告皈依佛教，并于 1578 年邀请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谈，随后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有 108 名蒙古人出家当喇嘛，不久又有一千多名蒙古人受戒入藏传佛教。就在这次入教仪式上，阿拉

坦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称号也就由此而来，索南嘉措也就成为了第三世达赖喇嘛。从此，黄教开始弘法于蒙古地区，甚至《阿拉坦汗法典》开头就有如不尊崇佛教将处以重刑的规定，《蒙古—卫拉特法典》也有关于取消蒙古萨满教，保护喇嘛，喇嘛享有种种特权的具体条文。

随着第三世达赖喇嘛及黄教威望在蒙古地区的不断提高，蒙古各部份

^① 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68 页，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纷前来顶礼膜拜。1587年，应察哈尔部首领图门汗的邀请，又到分内蒙古东部地区讲经说法，广收门徒。同年，漠北喀尔喀蒙古阿巴岱台吉远道前来拜见，索南嘉措赠给他“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以此为契机，黄教的影响更扩展到蒙古各部。明朝也注意到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明神宗派遣官员到漠南蒙古，邀请索南嘉措到北京与自己会晤，并请他在北京讲经说法。索南嘉措接受了明神宗的邀请，即从漠南蒙古动身赶赴北京。不幸中途在卡欧吐密地方（今内蒙古正蓝旗扎格斯台淖尔）圆寂，时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二十六日，享年46岁。

为了进一步巩固黄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第三世达赖喇嘛临终前留下遗言，说他将转生在阿拉坦汗家族中。1589年阿拉坦汗之孙木儿台吉适得一子，西藏来的黄教上层确认他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取名“云丹嘉措”，即第四世达赖喇嘛。黄教最高领袖达赖的转世系统中出现了一位蒙古人，使蒙古地区宗教权威与蒙古正统汗权的相结合，更加有利于黄教在蒙古地区的推行。正如《黄金史纲》所言“达赖喇嘛的化身降生于阿拉坦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样”^①。17世纪新疆一带的瓦剌各部也宣布信奉黄教，王公贵族们也都派子入藏为僧。

从1578年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谈到清康熙中期，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寺院广泛建立，信徒日益增多，一个以佛教僧侣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力量在蒙古社会里扎根，并与王公贵族一起成为蒙古封建社会的两根支柱。政教结合、转世、因果思想，日益深入到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蒙古一卫拉特法典》规定：“十人中必须有一个献身于佛。”喇嘛多

^① 贾敬颜、朱峰译注本：《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图 1-4 多伦汇宗寺藏乾隆年间唐卡
(兜率天宫说法图)



图 1-5 乾隆皇帝御赐汇宗寺的唐卡
(宗喀巴传图)

数不从事生产，不准娶妻生子，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的经济发展。世俗封建贵族和平民向寺庙大量施舍，喇嘛可免除赋税、兵役及其他差役，从而使上层喇嘛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牲畜、金银珠宝和属民，成为穿着袈裟的封建贵族。社会上下都渴望灵魂的解脱，虔诚信佛。家家供奉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人人手持念珠，焚香诵经。

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随着黄教的传入，给当时封闭、混乱的蒙古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为蒙古社会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也改变了蒙古社会过去大量宰杀牲畜来祭奠亡灵的落后习惯和以人殉葬的野蛮风俗。随着黄教的传播，也传来了西藏的医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寺庙的修建，促进了蒙古地区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从藏文翻译大量的佛教经典，也对后来蒙古文翻译工作和蒙古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